

歸震川詩點百二十子

評點百二十子卷十九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范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重訂

封龍子

姓韓名嬰。燕人。漢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太傅。嬰推詩人。意而作外傳。武帝時。嬰常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

○○○觀語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真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真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絃。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

汪南漢曰
意致在有
間無意之

羅明仲曰
一以正行
一以貞守
可為後世
法

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我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
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
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繺絃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
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繆絃五兩。不敢以當
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乘人。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
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
休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王槐野曰。聖賢以禮待人。處子以禮自待。而實詩人起興之旨也。

○○○安貧

康對山曰
富而有禮
康對山曰
縕袍不恥
陳廣野曰
七者古今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
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藜
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
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

鄧定宇曰
可謂不改
其樂

也夫若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車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始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王鳳洲曰此太史公謂一富一貧交情乃見者也然憲之胸襟已樂天知命處一化齊矣

○○○御馬

顏淵侍坐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上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廄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輒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程篁墩曰顏子明睿見終况于東野畢盡不知其敗

林茂貞曰
東野畢御
馬如暴君
使民欲不
佚得乎

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者。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
齧。鳥窮則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
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

蔡白石曰。舜使民無為而治。造父使馬心閑體正。六轡不亂。未聞舜猶
誅其民。而造父猶策其馬也。故顏子曰。以政知之。可謂善諫者矣。列子
論御。莊子馬蹄可參看。

○○○接輿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
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
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轍何其深也。接輿
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
林見素曰
其妻見車
轍而駭識
見便超

童士昂曰
計所以去
忠義兩全
林見素曰
二引確是
夫婦贊語

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金甌。妻戴經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楊升菴曰。接輿莊子屢見之。高士傳云。陸通字接輿。魯論題曰。楚狂今聞此。則接輿狷。而其妻狂接輿笑而不應。則狷而偏僻。其妻數言而偕去。則狂而得中者也。

○○○投鎌

楊邃菴曰
夫子所謂
無所取裁
以此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下。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闔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

胡淑心曰
胡淑心曰
氣節
巫馬期有

王子充曰
子路直告
而不隱其
心慚處可
以觀過知

觴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闔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鳩羽，集於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楊方震曰：昔漢末管寧與華歆為友，共鋤地見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巫馬期投鎌而管寧祖之，若子路則不惟不擲之矣，此所以為率爾也。

○○○治道

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為自養也。飲食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乎肌膚，然後氣藏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起居而遊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仁君必恭

王賜谷曰
仁君必恭

儉恭儉正
自所以自
養也

何故圖曰
仁義廉勇
正是恭儉
之寶

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為也。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鐘鼎，非無金錫也；不沈於酒，不貪於色。非辟醜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為天下法矣。故用不靡則足其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辟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悅，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饒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王鳳洲曰：尚書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所以茅茨土階，卑宮菲食，為克勤克儉之聖主。時文景之世，海內富庶，韓嬰恐侈靡一萌，漸不可禁，故發此論，深長之慮切矣。

○○○審禮

君人者以禮分施，均偏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解。父寬惠而有禮。

江荆石曰
以上所謂
敬教五教
也

江荆石曰
如此則窮
則獨善其
身達則兼
善天下者
也

子敬愛而致恭。凡慈愛而見友。弟敬訕而不慢。夫臨照而有別。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即恐懼而自疎。此婦道也。偏立即亂。具立即治。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禮。昔者先王審禮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羣。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寡慾。而弗阿。其於儀也。脩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於百官伎藝之人也。不與諱能而致用其功。其於天地萬物也。不說其所然。謹財其威。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偏而不偏。其於交游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天下。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知之極也。夫是謂先王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慈母也。曰。仁刑義立教成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義卒度。笑

語卒獲。

楊升庵曰此篇工夫虞書克明峻德慎徽五典二節可以該之可謂言近而指遠守約而施博者矣

○○○大儒

洪宣之曰
此三段每段下反跌

洪宣之曰
此三段全反跌而更進一步

洪宣之曰
此正意見大儒勳功所
在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蓋笞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勳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惑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其衣冠言行為已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

洪宣之曰
此請三等客相形

洪宣之曰
上叙三等
客下叙大
儒之所以
異者也

洪宣之曰
此夫子所
謂三年有
成者也

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為知。不知為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自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據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千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措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王鳳洲曰。篇首兩層立喻。俱反跌。隨敘勳稽二段。方借客形主。亦作四段。末以所用關於興亡。宜錄以為朝廷用人疏。

○○○御對

問者曰。古之謂之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

廢安止曰
先醒如夢
者之醒也
彼後生如
夢而呼之
不醒矣若
不生一夢
而長逝者

廖安止曰
至此方悔
恨說臣所
謂收之桑
榆者

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
生者。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何為有憂也。莊王
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
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憂也。莊王之德宜君
人威服諸侯。日猶恐懼思索。賢佐此其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
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
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
內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
宋。宋人迎而復之。謚為昭。此其後生者也。昔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
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
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為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旦亡乎。御者曰。
然。曰。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諫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
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

廖安止曰
太賢二字

說得妙此時猶不知悟可笑

廖安止曰
總先生後生不生妙

亡也。伏軾而歎曰：嗟乎！失賢人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以備疎行而去。身死中野，為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也。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為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王鳳洲曰：前大儒以俗人俗儒雅儒相形，此先生以後生不生相形，意異而局同，妙處不相上下。

○○○辯勇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去召勇士公孫涓，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吾召勇士公孫涓。子夏曰：微涓而勇若涓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為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涓而勇若涓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涓至，入門，仗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

李及泉曰
自信真而
儒者氣象
雍然
李及泉曰
不自揣而

武俠氣質
悍然

何板丘曰
責以大義
是夫子夾
谷之會家

法
守定大義
隨處心服

如此

此時用得
公孫愷而
愷力何在

李及泉曰
公孫愷心
膽墮地矣

幾不得存

李及泉曰
頭
靈公至是

効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効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仗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愷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輶而坐。吾君單輶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渝。其一輶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愷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愷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為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而君子之所以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眾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

王賜谷曰。胡非子論勇篇可參看。王鳳洲曰。孟子謂北宮黝似子夏。朱子謂黝務敵人以子夏篤信聖人故似之。讀此守已敵人俱兼之矣。

○○○時遇

徐徹弦曰
阨窮之際
在率爾未
鎔者宜其
溫見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糴。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當遣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予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予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予以忠者為用乎。則鮑叔何為而不遇。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于君者。夫賢而不遇。何所作為。方初菴曰。以上歷舉于君者。夫賢而不遇。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

方初菴曰
孫叔敖以
上歷舉聖
賢之由困
而亨者子
胥則前遇
而後不遇
者

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牛舉為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為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方初菴曰
此又以舜
之聖龍進
比干之賢
而有遇有
不遇如此

王鳳洲曰世多以成敗論人至有得志而意氣矜高失志而踴踴若轍

下駒者均之不知時命者也讀此令人猛省

〇〇〇要離

王陽明曰
苗丘訴殺
蛟龍奇矣
至于捍雷
神十日十
夜止眇一
大奇大

東海有勇士曰菑丘訴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訴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菑丘訴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訴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訴乎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菑丘訴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菑丘訴果夜來拔劍注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菑丘訴引劍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爾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此乎